

## 知識份子對朝日新聞的批評

吳驥

——論調太左，好似日本的「真理報」

——一九八三年二月號「文藝春秋」，大張筆伐

### 壹、前言

日本有四大報影响力最大，即讀賣新聞、朝日新聞、每日新聞、產經新聞。前二者都競相左轉，這些報紙都於每日下午四時左右，進入台灣，其影響可以推知。如能預知該報最近的立場，對其內容真實程度，幫助判斷，洞察真象，自有助益，這就是介紹它與香山教授爭論的理由。報紙往往不留情批評他人，辯稱是報導自由、知之權利，但對它本身的缺點，則諱莫如深，不肯透露隻字，只有在打筆墨官司時，我們才能窺知双方的家務事。因之，對於研究新聞，就不會隔靴搔癢了。

### 貳、香山教授批評朝日

一九八二年（昭和五十七年）十月二十四日給朝日一封公開質問信，其大要內容是：

第一：「天聲人語」欄，把自民黨政府描寫是反人民的，其政策似與人民拔河比賽，偷偷摸摸，操作輿論，這種作法是曖昧、虛構、矛盾、反倫理報導的原則。

第二：指「拔河」未經下口令，政府即悄悄的拉着人民走向再武裝的道路，比喻不當。

第三：一手製造了教科書事件，「侵略」、「進入」二辭之差，輿論譁然。記者俱樂部中之傲慢，更令人齒冷。

第四：「天聲人語」欄，是代表朝日新聞，當無疑義。如今該社一論說主幹岸田純之助，竟抗議我在「文藝春秋」發表的文章，紊亂了體制。

第五：該報曾因報導牛深市貪污案，鬧到法院，報導錯誤，官司敗了，何以隻字不提？如今大言不慚說我的文章「誤認事實，存意中傷」是何道理？

### 叁、暴露朝日人士，當權派多是左派

香山教授說，戰前的朝日迎合「右派」，他舉例二次大戰期中即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的報上，大標題頭條：「帝國佈告與美英宣戰」，當天的社論說：「敵人物資豐富，且有爭霸世界野

心，日本當忍其所不能忍，抱長期戰爭決心，既維護東亞新秩序，又要打敗敵人……此乃天賜考驗之機會也」這種擁護戰爭態度，與幫凶又有何分別？

香山又說，到了戰後，朝日搖身一變，改而迎合「左派」了。關於教科書侵略中國字句，在滿城風雨時，朝日的編集（輯）委員田岡俊次竟寫文章，主張大報「密室」會談，不准其他報參加。香山指責說：「知之權力自應包含新聞從業人員在內，這種態度，只有凡是唯我獨尊，我就代表輿論才能解釋。」朝日太傲慢了，以為一手可以掩盡天下人耳目。

香山引證一本出版不久的書「朝日新聞勞働組合史」（一九八二、五、一發行）中，揭開了現在朝日當權派之謎。下面即其原文：

渡邊誠毅現任社長，戰前是共產黨員，他在社內指導編報，都學共黨報紙，只要細心推敲，不難發現其鬭爭性，以社論、「天聲人語」欄的內容，罵街式的諷刺式的，到處都是，也是共黨報紙的一貫手法。

岸田純之助現任論說主幹。他於昭和二十七年先後是全朝日新聞勞働組合之書記、組織部長、法律對策部長等職。

辰濃和農現任「天聲人語」欄執筆人，他曾經作過朝日新聞勞働組合的厚生部長（昭三十五年）。

田岡俊次幹部，學生時代就是為左派搖旗吶喊的活躍人物。

廣岡知勇現任朝日會長，與渡邊誠毅交相作過組合的領導幹部，使朝日的所有權人村山、上

野兩家族無力化、不准干涉經營權、編輯權甚至淪為形式上的「株主」（大股東）也是他。以其作工運的副委員長經驗，難怪株主束手無策。

聽濤克已在剛敗戰後若干年，不僅左右朝日筆政，還兼朝日的勞働組合的委員長，後來擴及「日本新聞通信勞働組合」委員長，最後還作了「日本產業別勞働組合會議」的委員長。現任社長渡邊誠毅，就是步其後塵的第二任委員長（昭22年）。

秦正流現任專務取締役。渡邊誠毅委員長時代的書記長，可以說是搞工運的老手。

一柳東一郎、伊藤牧夫等高級幹部，或作過第八任委員長，或作過書記，無一不是勞働組合起家。

根據上述香山教授之分析，二次戰後的朝日，一直是在勞働組合領導之下發展，這些幹部已羽毛豐滿，一一登上行政的寶座，其必須走迎合左派路線，是有其理由的。參加組合搞工運，只要攬得組合領導權，朝日行政權也自然到手，這就是今天朝日的秘密。這些內幕絕對不會出現朝日紙面上，因之知者極少。

#### 肆、比喻今日的朝日，乃日本的「真理報」

香山健一教授曾在日本銷數最大的「文藝春秋」週刊上，發表批評朝日新聞後，該報即傲慢無禮地指香山先生「誤認」遲早將提出告訴，並拒絕與香山見面公開討論「倫理報導」問題。並對文藝春秋編集長施壓力，不要再刊出香山教授的文章。

香山批評說，似此旁若無人，反自由主義之排他性、抑壓性的作風，與共產黨的報紙，還有甚麼區別。蘇俄的真理報(Pravda)自吹他的報導才是真理，如有敢於挑戰指其非者，就是反動，或者請到收容所群島。香山說：「朝日的態度，無視對方解釋，不准發言，不承認言論自由，這就是日本的真理報。但是，日本人民絕對不會允許此事之發生，我們要反對到底。」

香山教授引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俄KGB史他尼期拉夫在日投奔自由，在美國會聽證會中說：「有十大項工作方針，總括的說，就是離間美日，妨礙軍、政合作。」第二天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朝日的晚刊「素粒子」欄刊出相反的文字，即是：「製造一幕萬犬吠影的幻象，企圖叫一群幽靈鑑別一朵枯萎之花，這就是所謂的KGB證言。」不經調查妄下斷語的朝日，較之真理報猶有過之。

香山教授慨嘆的說，言論自由要堂堂正正公開辯論，不可動輒以「誹謗中傷」「名譽毀損」威嚇對方。在二次大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時代，犬養首相曾提出與軍人面對面談，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。可是當時的軍人一句話「問答沒用」，蠻幹到底，終於出現了五·一五事件，今天的朝日頗有似之，自詡是代表輿論的自由獨立報紙，豈非一大諷刺。

香山健一教授深入地分析說，朝日新聞的文章、報導，比喻甚多，有兩大特點值得注意：第一，說謊的比喻，謊言千萬遍，終會變真理，確實像日共的「前衛」雜誌。第二，巧妙的宣傳，總在評論中巧妙的滲入宣傳。不祇「天聲人語」欄如此也。

香山氏舉出西方幾本名著，與朝日作一比較：

「煽動技術——欺騙之予言者」。岩波現代叢書。

譯者 辻村明。

原著 L·羅他爾、N·哥達曼。

「說服與迷惑技術」。誠信書房。

譯者 宇津木保。

原著 J·A·C布郎。

「偏見之心理」。培風館。

譯者 原谷達夫、野村昭。

原著 G·W·歐爾波特。

「偉大的新世界再訪」。

譯者

原著 J·哈克斯利

這些名著內容充滿詭譎、手段、幻想，但缺少真實，朝日新聞如果細心分析，可與之比美。

### 伍、李嘉先生談朝日——無倫理無常識，自己成了受害者

他答復「文藝春秋」雜誌舉辦的「名人對報紙愛憎的意見調查」，有三個題目：(1)你閱甚麼報紙？理由為何？(2)報紙那一部份是你喜歡的？或討厭的？(3)你與報紙打交道，受到麻煩或者得

到好處？均請舉出具體事實。李嘉先生任中央社駐東京分社社長已數十年，是新聞界前輩，閱歷很深，對我國新聞事業貢獻亦多。茲將他刊於一九八三年二月號「文藝春秋」（第一三二頁）之意見，譯錄於下，作為瞭解朝日之又一參考，他說：（原文日文）

我是駐在東京的中央社特派員，以工作關係，每天必看朝日、讀賣、每日、日經、產經各大報紙。但是，每天兩大報展現於眼前的各條新聞，細心體察，有很多是經過潤色、塗改而非事實真象。因此，讀報以後，會產生錯覺，或者判斷錯誤，且屢有發現，不得不慎。記憶中未曾受到好處。而受害之事則有幾次，茲舉其中最大的一次。發生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朝日新聞上。是日該報以九欄地位刊出標題，「中台記者首次接觸」，「將是國共合作在東京召開之前兆」，內容不必談，完全是誇大不實之報導。日、中共建交近十年時，我竟一夜之間成了新聞人物，作夢也未想到。事實經過是這樣的。我去採訪一個叫「辛亥革命與國際關係」的會議，下午在休憩室的一角喝咖啡時，某朝日新聞記者，年紀很輕，帶一人與我介紹，該人拿出名片是「新華社」駐東京記者。斯時，開會鈴响了，我也急忙以自己名片還之，所謂接觸就是不到一分鐘的時間。大會於六時開會，那位年輕記者又故意與我接觸要求一同飲茶，我也同意了。話題談到當時葉劍英所謂和平談判九點原則，也談到這次會議的背景，徵求我的看法時，即坦誠告之，這並非平等會談，台北必將反對。這就是全部的經過，一分鐘交換名片，二十分鐘飲茶，毫無認識的那位記者，竟泡製成爲一條大新聞，將近一千萬銷數的朝日，其錯誤影响可以想見的。這完全是沒有倫理觀念與普通常識，使我成爲受

受害者，其實何止我一人受害呢？中國諺語有云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我以為朝日新聞，像這樣的庸人不太多吧！一九八二、十二、十五

看了上述的文章，更能體察到香山健一教授對於朝日之質問書之重要性，也啓示了我們應如何判斷朝日這一份報紙，可信度如何？或者，為甚麼出現偽造的新聞，也是增加我們對於背景的瞭解。

### 陸、日本船舶振興會長笹川良一等名人的嚴評

他是日本有名的財界人士，也經常出入台灣，他對於日本大報更有嚴酷的批評，這是日本有力人士批判日本報紙，深值注意。下面回答「文春」的「讀報調查」，他說：

我看四大報是比較他們在如何說謊而已。四大報那一家好或壞的問題，已不足掛齒，僅不同程度的謊話而已。說句實話我討厭報紙，因為他們只說謊言，如侵略、進出之騷動，我在韓國時，根本若無其事，韓國朋友說，你們日本人自己放火，鄰國大受其害。在投降不久，日本報紙根本不提蘇俄所佔領之北方四島，現在假惺惺指蘇俄侵略，外國朋友常對我說，貴國的報紙太沒有報格。很多報紙的記者偽裝訪問我，製造新聞，有時玩讀者意見調查，那都是自我宣傳，因為調查結果，從來不會傷害自己，滑天下之大稽，還有報紙刊出投書，很多是自己寫的，以達到其不正當目的。坦白的說，我一年花二億日圓，有我自己的資訊機構，像報紙胡說的例子，一清二楚。

另外一位有名人士黑川紀章，他是建築家，他對朝日的批評是：「該報只有百分之四十是正確的」。朝日就與市井小報誇大的作法一樣，既無世界眼光，却冒充有正義感。也曾經有所謂革新人士，恫嚇我說如不就範，就要上報；也有發表我有關的文章，其實都是敵對的人嚇使報館發表的。也有報館的「工會」出面，自稱可以想辦法使你見報。

「夜郎自大」是名評論家扇谷正造的批評。他說：「我作過記者所以訂了包括朝日在內共六份報，自從昭和五年一語道破了報紙即商品之後，至今媒體充斥社會每一角落，不管你愛與憎，每天必看才能安心，報導不能缺少三點，即正確的事實，調查的結果，助人思考的意見。具備三者才算一條新聞。最近發生的教科書修改問題，各報多以自己意見強迫讀者接受，有的報紙只憑情感，罔顧事實，大登特登，儼然報館擁有無上權威，記者有壓倒特權，這是非常錯誤的。我深深感到日本大報紙，越來越多的夜郎自大思想，最終將使國家社會同蒙其害。」

### 柒、朝日與其他大報之最新資料

雖然朝日新聞持有偏見與傲慢，但仍為大多數日本人所購讀，其發行數字，雖屈居「讀賣新聞」之下，但其影響力仍不減當年。原因是有歷史性的大報，日本人崇尚中央大報，更重要的是讀者只沿襲過去，很少知道報紙的缺點。至於談到事件真實性，何謂「真實」，也很難理解。所以儘管大報有造謠生事，還是成爲每天必讀的報紙。

爲更深一層瞭解朝日與其他各大報之近況，引用「日本新聞協會」發表的「八大報的業績與

內容」比較表，可作為研究之參考。

### 捌、結語

(一)日本報紙和雜誌，進口台灣甚多，輾轉流傳，影響之大可以推知。每日下午四時半，報紙大批進入台灣，比英文報至少早到兩天，日本報紙對台灣有其較大的影響。

(二)日本報紙之偏見，識者所詬病。故對其立場，如能事先瞭解，對於一則新聞之判斷，是否確實？可信程度如何？方不致誤信、受騙。

(三)朝日新聞有其歷史背景，無疑地是一份大報，而其對日本輿論之影響，有其不可忽視之地位。但是，如本文所介紹者，日本文化界已對其失實、偏頗之報導，感到厭倦。特別對中國問題，歪曲事實之處甚多，是必須注意的。

八大報業績與內容

	決算期	資本額	全年收入 總額	申告所得	總資產	借入金 比率	朝刊 份數	廣告 段數	社員數
朝日	1981年9月 1982年3月	2億84萬 日圓(約 五千萬NT)	2,761億 圓(約550 億NT)	249億圓 (約50億 NT)	1,885億 圓(約67 億NT)	36%	752萬	9,064	8,459人
讀賣	1982年4月	1億5千 萬日圓	—	京 127 阪(億)10	—	—	京 559 全部 875	京 9,362	京 4,439 全部 7,652
每日	1982年3月	40億圓	1,454億圓	8億圓	479億圓	7	452	6,685	5,761
產經	1982年4月	30億圓	550億圓	19億圓	316億圓	16	205	5,182	930
日經	1981年12月	10	948	113	603	17	191	8,487	3,551
中日	1982年3月	3	1,022	106	509	0	282	6,791	3,775
道新	1981年10月	3億4	487	42	324	12	103	8,000	1,895
西日本	1982年3月	3億6	256	9	158	21	72	6,828	1,453

知識份子對朝日新聞的批評

註：(1)日本新聞協統計，原載於1983年2月號「文春」128頁。

(2)讀賣有東京、大阪、西部分別獨立經營，故從缺。

(3)借入金比率是借款與資本額之比較。朝日資本少而借款多，靠由政府貸款經營，引人注目。

(4)朝刊份數，廣告段數，均為1982年1—6月份之平均值，亦屬最新資料。

(5)從各報社職員數與朝刊發行數字比較時，朝日人多，效果並不大。而產經新聞職員不及千人，但能生產二百萬份朝報，值得注意。

(6)在33年前(昭和25年)參加日本新聞協會報社有121家，但至1983年現在只有47家了。長時期之競爭後有2.5家中即有一家報紙關門。

(7)最近三年期中，報紙銷數增加率只有1%，這是少有的現象，縱使樂觀的估計，1983年以後其增加率也不會超過2%。

